

# 少年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耿济之 译 凌永放 校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少年

上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耿济之 译  
凌永放 校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少年 /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 耿济之译. --

北京 : 外文出版社, 2013

(耿译世界名著)

ISBN 978-7-119-08433-6

I. ①少… II. ①陀… ②耿…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7478 号

出版策划:  余喻达文化

责任编辑: 杨春燕

内文设计: 刘敬伟

装帧设计: 周 飞

印刷监制: 冯 浩

### 少年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 2014 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 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 版 人: 徐 步

总 编 辑: 徐 步

地 址: 中国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网 址: <http://www.flp.com.cn> 电子信箱: [flp@cipg.org.cn](mailto:flp@cipg.org.cn)

电 话: (010) 68320579 (总编室) (010) 52100403 (发行部)

(010) 68327750 (版权部) (010) 68996190 (编辑部)

印 制: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字数: 600千字

印 张: 21.50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19-08433-6

定 价: 48.00元 (全两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52100403)

## 出版缘起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演讲时提到：“中俄两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人文交流对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孔子、老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俄罗斯人民所熟悉。中国老一辈革命家深受俄罗斯文化影响，我们这一代人也读了很多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品。我年轻时就读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让我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魅力……”

事实也恰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俄国文学名著对现当代中国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从19世纪末开始，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俄罗斯文学巨匠的作品就不断被介绍到中国来。鲁迅先生在读了这些俄罗斯大文豪的作品之后，认为中国读者通过俄罗斯文学“看见了被压迫者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并把俄罗斯文学视为“导师和朋友”。除了鲁迅，其他诸如郭沫若、巴金、茅盾等中国现代文学巨匠，也都是俄罗斯文学的翻译者和积极推广者。

耿济之对于俄罗斯文学名著的翻译，无疑是最早的，也是最权威的，成就也是最辉煌的。耿济之不但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大家，还是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俄罗斯文学巨匠的研究者，是沟通中俄文化交流的外交家，被誉为“中俄文化交流的使者”。耿济之先生从1918年开始发表第一篇译作《克莱采尔奏鸣曲》（托尔斯泰著），到1947年他去世前翻译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们》（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和《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高尔基著），在这短短的30年中，他翻译了世界上28位著名作家的90部名著，共有七八百万字，其中大多数是俄罗斯作家的名著。

2006年，俄罗斯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俄罗斯当代著名的作家拉斯普京在回顾中俄两国文化交流历史时说：“中国人真正‘阅读俄罗斯’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我们要记住两位最早也是最杰出‘阅读俄罗斯’的中国人——瞿秋白和耿济之，他俩是中国最早的俄语学校——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同窗。表达出来，如果说优于，至少也丝毫不逊于英语。”

基于以上的这些因素，同时也为了满足读者渴望阅读耿译世界文学名著的需求，我们将民国时期出版（目前已经是绝版）的耿译俄罗斯名著系列进行了重新整理，并再次付梓发行，以飨读者。

本书以开明书店于1948年4月出版的版本为底本。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校者在尽量保持耿译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对原译中的个别错字、人名、地名、称谓等进行校改。其余的内容，我们都尽量保持了原译风格。

## 本书主要人物表

阿尔卡季（名）马卡罗维奇（父名）多尔戈鲁基——本书的主人公，是韦尔西洛夫与索菲娅之私生子。

马卡尔（名）伊万诺维奇（父名）多尔戈鲁基——韦尔西洛夫家的农奴，阿尔卡季法律上的父亲。

安德烈（名）彼得罗维奇（父名）韦尔西洛夫——地主，阿尔卡季的生父。

索菲娅（名）安德烈耶芙娜（父名）——韦尔西洛夫家的农奴，阿尔卡季的生母，马卡尔的妻子，婚后不久就和韦尔西洛夫同居。

安娜（名）安德烈耶芙娜（父名）韦尔西洛娃——韦尔西洛夫与前妻法纳里奥托娃所生的大女儿，阿尔卡季同父异母的姐姐。

莉扎韦塔（名）马卡罗芙娜（父名）——韦尔西洛夫的二女儿，阿尔卡季的亲妹妹。

尼古拉（名）伊万诺维奇（父名）索科利斯基——富有的老公爵。

卡捷琳娜（名）尼古拉耶芙娜（父名）阿赫马科娃——老公爵之女，韦尔西洛夫的女友。

李姬（名）阿赫马科娃——卡捷琳娜之女（前母生。）

谢尔盖（名）彼得罗维奇（父名）索科利斯基——即谢廖扎。年轻的

公爵，莉扎韦塔的情人。与韦尔西洛夫因遗产而涉讼。

塔季扬娜（名）帕夫洛芙娜（父名）普鲁特科娃——小地主，韦尔西洛夫家的亲戚（姑姑），先前曾帮韦尔西洛夫打理田产和家务。

阿列克谢（名）尼卡诺罗维奇（父名）安德罗尼科夫——律师，曾兼管过韦尔西洛夫的事务。

玛丽亚（名）伊万诺芙娜（父名）——安德罗尼科夫的侄女。

尼古拉（名）谢苗诺维奇（父名）——玛丽亚的丈夫。阿尔卡季的朋友。

克拉夫特——阿尔卡季之友。

瓦辛——阿尔卡季之友。

斯捷别利科夫——瓦辛的继父。

奥莉娅——为生活所逼而自杀的女学生。

纳斯塔西娅（名）奥尼西莫夫纳（父名）——奥莉娅的母亲。

皮奥林格——男爵。

彼得（名）伊鲍里托维奇（父名）——阿尔卡季的房东。

兰伯特——阿尔卡季之同学。

阿尔福西娜——兰伯特的情妇。

# 目 录

## 第一卷 / 001

第一章 / 002

第二章 / 021

第三章 / 044

第四章 / 067

第五章 / 087

第六章 / 110

第七章 / 139

第八章 / 155

第九章 / 181

第十章 / 207

## 第二卷 / 229

第一章 / 230

第二章 / 249



第三章 / 267

第四章 / 287

第五章 / 302

第六章 / 325

第七章 / 342

第八章 / 364

第九章 / 389

### 第三卷 / 409

第一章 / 410

第二章 / 427

第三章 / 450

第四章 / 473

第五章 / 498

第六章 / 525

第七章 / 546

第八章 / 564

第九章 / 574

第十章 / 597

第十一章 / 621

第十二章 / 644

第十三章 尾声 / 664

## 第一卷

## 第一章

—

我忍不住，坐下来写在我生命中最初所走的几步路的历程，其实不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有一样我确乎知道：如果我现在不写，以后就再也不会坐下来写我的自传，即使我能活到一百岁也不会写。除非成为卑鄙和自恋的人，才能无羞耻地写自己的事情。可是现在我忽然想把从去年起我所经历的一切事情全都一字不漏地记载下来，那是由于内心的需要而想这样做：我被一切发生的事情震愕得太厉害了。我单只记载一些事件，努力避开一切枝节，主要的是避开文采修饰上的美；一个文学家写作了三十年，临到末了还完全不知道他写了这许多年究竟为了什么。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打算做文学家，把我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的生动描写拖进他们的文学市场上去，我认为那是不雅观和卑鄙的事情。但是，我恼恨地预感到，如果完全不描写情感，不加进一些思想的叙述（也许甚至是极庸俗的思想），似乎也办不到。可见，一切文学写作，都会对人产生坏的影响，哪怕仅仅是为了表现自己而从事写作。我的思想也许是很庸俗的，因为凡是自己珍贵着的一切，在旁人看来，很可能认为并没有任何价值。不过，这些都是题外话，就把这几句话作为序言吧！以后，这一类的话是不会再有的了，现在讲到事情本身上去。最聪明不过的办法就是着手做什么事

情，——甚至是随便做什么事情。

## 二

我起初写作，——那就是说，我想从去年九月十九日起，开始我的记载，那天我第一次遇见了……

但是，这么早就解释我遇见了什么人，尤其是在什么人还不知道的时候，未免显得过于庸俗。我甚至觉得这是一个庸俗的格调；既然决定躲避文采上的美，而自己却从第一行起就陷进这种文采里去了。此外，为了有条理地写点什么，似乎单靠一种愿望还嫌不够。我还要声明，欧洲的文字中似乎以俄文最为难写。我现在把我所写下来的一些话重读了一遍，感到我比所写的还聪明得多。一个聪明的人所表示出来的一切，怎么会弄得比他自身所做过的一切还愚蠢得多呢？在这最近的厄运当头的一年来，我在自己身上，且在我和人们言语的交流上，屡次看出这一点来。

我虽然从九月十九日起开始记载，但还要加上两句话叙明我是什么人，以前到过什么地方，在九月十九日早晨，我的大脑里发生什么样的想法，即使只是一部分的想法。这是为了使读者容易了解些，但也许还为了使我自己更清楚些。

## 三

我是个中学毕业生，今年二十一岁。我姓多尔戈鲁基，我的法律上的父亲是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多尔戈鲁基，是韦尔西洛夫家以前的农奴。

这样，我就是婚生子了，实际上我是私生子。我的出身丝毫没有疑惑的地方。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二十二年以前，地主韦尔西洛夫（也就是我的父亲），在他二十五岁的时候来到图拉省他自己的庄园上来。我猜想，这时候他还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从我的儿童时代起，对这个人就感到十分惊愕，这个人对于我的心灵和习性具有如此重大的影响，甚至也许会长久地影响到我的整个将来，甚至直到现在，对于我来说，这个人还有极多的地方完全是一个谜。关于这件事情，我以后再说。这是不能就这样的讲述出来的。即使我的这本书上不讲到这些，也会写出这个人的许多事情来的。

那年他正好二十五岁，他的妻子死了。她姓法纳里奥托娃，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女子，并不很富有，她生下了一男一女。关于这个很早就离开他的夫人的情况，我知道得并不完全，因为缺乏材料；韦尔西洛夫的私生活中有许多情节为我所不知悉，因为他永远对我十分傲慢、沉默、不注意，虽然有时在我面前露出似乎使人惊愕的柔顺。但是我要预先表白出来的是，他一生挥霍了三份产业，而且是很大的产业，总价值一共有四十万，也许还多些。现在他自然身无分文。

他当时到乡村里来，“天晓得是为了什么”，——至少他自己以后这样对我表示。他的小孩子们照例不在他身边，而是在亲戚那里；他一辈子的对待他的子女，婚生的和私生的都一样。在这庄园上有极多的农奴；其中有一个花匠名叫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多尔戈鲁基。为了一劳永逸起见，我在这里要补充一句话：世界上没有人像我这样一辈子会如此恨我的这个姓了。这自然很傻，但是实在是这样的。每当我第一次进入什么学校，或者遇到一些按照我的年龄报出自己姓名的时候，总而言之，每一位教师、家庭老师、学校监督、神甫——甚至随便什么人，只要问起我的姓，听到我是多尔戈鲁基，不知为什么，总认为必须补上一句话：

“多尔戈鲁基公爵吗？”

每次我必须对那些无聊的人们解释：

“不，平民多尔戈鲁基。”

这“平民”两字开始使我发疯。我在这里作为一个稀奇的事例似的说出，我并不记得有什么例外：大家都这么问的。有些人显然并不需要问；而且我也不知道，这对于他们究竟有什么需要？但是大家都问，无一例外。问的人听见我是平民的多尔戈鲁基，照例用迟钝的，呆傻而冷淡的眼神向我扫射了一下——这眼神证明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问——就走开了。同学们问起来时，比其他人更显得侮辱。老生们盘问起一个新生来真是非同小可！一个慌张的，羞惭的新生在第一天进校时（无论进什么学校），都会成为众人的牺牲品：大家命令他，戏弄他，像对待仆人一样对他。一个强健肥胖的男孩忽然站在自己的猎物前面，用长久的，严厉的，骄傲的眼神观察了他有几秒钟。新生默默地站在他面前，如果不算懦弱，便斜眼看看了他一下，等着下面会出现些什么动静。

“你姓什么？”

“多尔戈鲁基吗？”

“多尔戈鲁基公爵吗？”

“不，平民的多尔戈鲁基。”

“啊，平民的！傻瓜。”

他的话很对：姓多尔戈鲁基而不成为公爵，那是最愚蠢不过的事。我把这愚蠢拉在自己身上，并没有一点错处。后来我很生气的时候，有人问：

“你是公爵吗？”

我永远回答：

“不，我是以前的农奴，农奴的儿子。”

后来，在我气到极点的时候，对于“你是公爵吗”这个问题，我有一

次竟这样坚定地回答：

“不，平民的多尔戈鲁基，我的以前的主人韦尔西洛夫先生的私生子。”

我在读到中学六年级的时候想出了这句话，虽然不久就深信自己是愚蠢的，但终归不会立刻停止做出愚蠢的行为的。我记得有一位老师（不过也就是他一个），——发现我“充满了报复和自尊的观念”。一般来说，大家总带着一种阴郁的态度来看待我的这种举动。后来有一个同学，一个很尖刻的家伙，我和他只谈过一次话，他带着严肃的神色，但目光稍稍避开我，对我说：

“这样的情绪，自然给您带来极大的声誉，无疑地，您有可以骄傲的地方。但是，如果我处在您的地位上，到底不会因为我是私生子而十分庆幸的……而您提到它简直就像过命名节似的！”

从那时候起，我停止了夸耀自己是私生子。

我再重复一句，用俄文写作是很难的：我已经写满了三大页，讲我如何一辈子为这个姓生气，但是读者一定已经猜想出，我的生气就是因为我不是公爵，而是平民的多尔戈鲁基的缘故。然而，对于我来说，再解释一次，再加以辩白，那就更加显得可耻了。

#### 四

在这一群人数还很众多的农奴中间，除了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以外，有一个姑娘，在她十八岁的时候，五十岁的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忽然表示想娶她。大家都知道，在农奴制度时代，农奴间的婚姻是必须经过主人准许的，有时甚至必须遵照主人的意思。当时住在庄园上的是一位姑姑；不

过她并不是我的姑姑，她自己也是地主。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一辈子都称呼她为姑姑，不仅是我，大家都这样，甚至连韦尔西洛夫的家里也是这样叫她，虽然她和这家实际上几乎没有亲戚关系。她就是塔季扬娜·帕夫洛夫娜·普鲁特科娃。她当时在同省同县内还有三十五个灵魂（即农奴）。并不是让她管理，而是为了住得邻近的关系，让她监督韦尔西洛夫的田产（田产内有五百农奴）。这监督我听说抵得上一个有学问的总管而有余。然而，关于她的知识如何，于我丝毫不相干；我抛开了一切的思想、谄媚和恭维，单想说，这个塔季扬娜·帕夫洛夫娜是一个极正直的，甚至古怪的人。

她不但没有阻止忧郁的马卡尔·多尔戈鲁基想和那位姑娘结婚的倾向（有人说，他当时是很忧郁的），相反地，不知为了什么，还竭力加以鼓励。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这位十八岁的女仆就是我的母亲）是个举目无亲的孤女。她那去世的父亲在世时，很尊重多尔戈鲁基，还为了什么事情十分感激他。他也是农奴。六年前，他临死时，在弥留之际，甚至在断最后一口气的一刻钟以前，——因此在必要时可以当做谰语看待，况且他以一个农奴的资格，也无权做到——把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叫了来，当着全体农奴的面，还有神甫在场，指着女儿，响亮地，坚决地对他说出最后的遗言：“你把她养大以后，就娶了她吧。”这是大家都听见的。至于说到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我不知道，他后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娶她的，也就是说，是不是带着极大的愉快，或者只是为了履行义务。十之八九，他会露出完全冷淡的神色。他这人在当时已经表现得“与众不同了”。他并不见得是博学的人，或是通达文理的人（虽然完全通晓教会祷告的仪式，尤其知道几位圣徒的行述，但多半由于听来的），也不像那类农奴的空论家；不过具有固执的，有时甚至是冒险的性格；他说话带着热情，判断事物时不留转弯的余地，他是“恭恭敬敬过日子”——按照他自己的奇怪



的说法——那时他就是这样的。自然，他得到了大家的尊敬，但同时有人说，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在他不当农奴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大家都把他当做一个圣徒和受了许多苦难的人了。关于这个，我是确实知道的。

至于我的母亲，虽然管家坚决地主张把她送到莫斯科去学习，但塔季扬娜·帕夫洛夫娜把她留在自己身边，一直到十八岁，她传授给她一点技能，那就是教她缝纫、裁剪，甚至姑娘走路的样子，还教她读一点书。至于写字，是我母亲从来不曾写得好的。在她看来，她和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这段婚事是早已决定了的，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她认为极好，且极妥当；她上教堂结婚的时候，露出在这类情事时可能有的最安静的神色，因此塔季扬娜·帕夫洛夫娜当时称她为一条鱼。关于我母亲当时的性格，我都是从塔季扬娜·帕夫洛夫娜那里听来的。在这个婚事以后过了整整的半年，韦尔西洛夫就回到乡村里来了。

## 五

我只想说明，我永远无从知道，也无从满意地猜到，他和我母亲之间的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十分愿意相信他去年自己脸上怀着红晕对我所说的话，虽然他讲这一切的时候神态十分自然而又“俏皮”。他说这里并没有任何的爱情，一切就是那样发生的。我相信是那樣的，俄文里“那样”这个字眼是巧妙无穷的。但是，我到底永远想知道，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发生了关系的？我自己一生最恨这些讨厌的事情，自然，这里并不仅仅只是我一方面的无耻的好奇。我还要声明，我一直到去年为止，几乎完全不知道我的母亲。我从小就被送到别人手里，为了韦尔西洛夫的舒适起见，